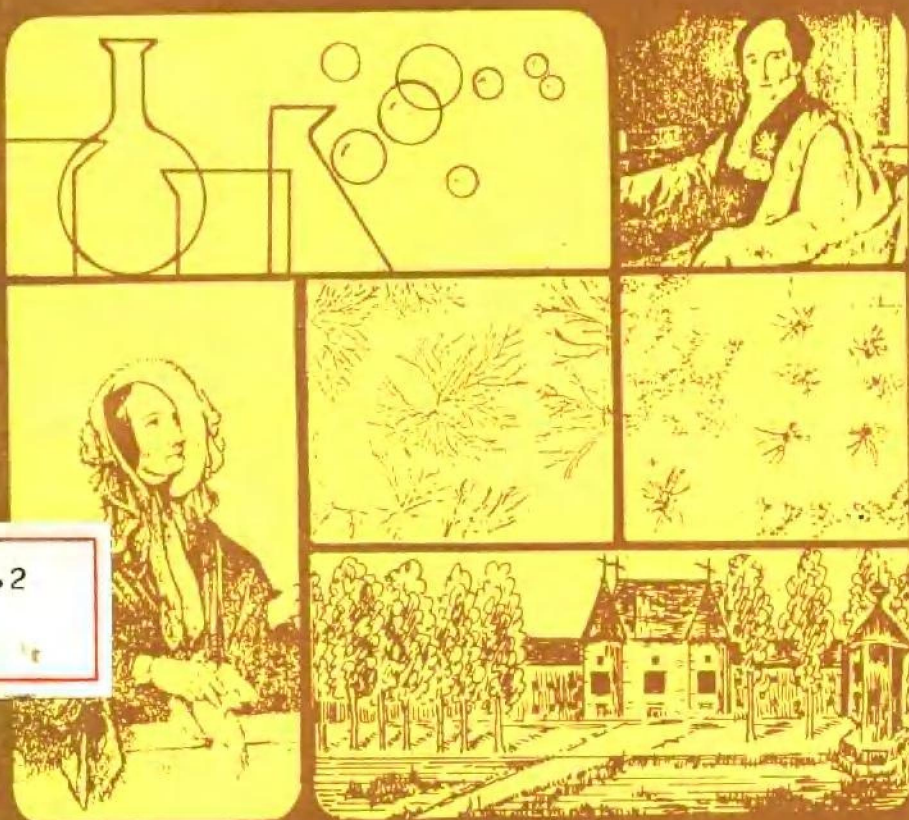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国著名毒杀案

——检毒工作百年史

【瑞士】于尔根·托瓦尔德著



方未之 译

群众出版社

外国著名毒杀案

——检毒工作百年史

〔瑞士〕于尔根·托瓦尔德 著

方 未 之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 出版

目 录

1	里昂车站	1
2	过山车上险遭暗算	12
3	神秘的谋杀者	24
4	猜不破的谜	35
5	又是过山车上谋杀案	43
6	大打出手	52
7	又一个杀手出现	71
8	黄金大劫案	86
9	追踪贝柏尔	103
10	酒商一家	123
11	克里斯蒂娜女王	142
12	醉翁之意不在酒	156
13	西蒙娜之死	171
14	夜闯狼窝	184
15	二闯狼窝	195
16	解开斯芬克斯之谜	209

1 里昂车站

五月上旬，从早晨起，巴黎乍雨还晴。一阵大雨，出一会儿太阳；出了一会儿太阳，又一阵大雨。有时候，一边下雨一边出着太阳，让那些喜欢变花样的人十分满意。我掐着表，已经有二十分钟没有下雨了，这不会持续很久，不会持续很久的。

我在巴士底广场，绕过七月纪念碑，驶上里昂街。大雨又下起来，雨点打在挡风玻璃上，小溪一般向下流，我听着雨滴敲打车顶，打开雨刷，那刷子呼呼响着，好象跟我一起歌唱：

这是玛丽的月份，
五月的美景良辰，
打开你的雨伞，
大雨就要来临。

透过薄薄的雾霭，放眼望去，里昂车站的钟楼巍然屹立，巨型的大钟居高临下，好象日日夜夜睁着大眼，注视着迟到的人。可我并没有迟到。大钟指着 17 点 40 分，我的表是差 20 分 18 点。这完全一样。我接的车 18 点 5 分到站。

我开过狄德罗林荫道，乱转了一会儿，找个地方好停下我那辆汽车。我在阿贝尔街找到了一块空地，这条街名字好听，使人产生信任，阿贝尔街，简单明了，就象狄德罗林荫道一样。

我靠着人行道停下车，熄了火，还坐在驾驶台上，等着雨停。可是，雨下个没完没了，我就下了车。在后座上，扔着件雨衣，团成一团。我披上雨衣，我穿过林荫道，走上通往车站的斜坡，进了车站，雨衣才舒展开来。

我在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——砰！——簇新锃亮。这一下，这两寸见方的纸片儿就归我所有了，我觉得有趣。两寸见方的纪念品，还捏在我的手心，但回忆起当时事件的性质，我却觉得不堪回首。是的，我觉得有趣。然而，还有更有趣的哩！我穿过侧门，不知为什么，手上还捏着

那张纸片。在卖报亭旁边，玻璃窗底下，我看到的第一个倒霉蛋，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人，穿着一件跟我穿的很相似的雨衣。这位公民的相貌恰如其人：严肃、平静、营养良好、表情平淡而又莫测高深，身上那点热度就比一座冰山不多半分。

这是个警察，我认识他，他也认识我。他名叫格雷古瓦，活脱脱象块面包片，某些时候，遇到某些情况，也象这种食品一样脆弱易碎，但却不那么好消化。

便衣警察格雷古瓦，是刑警局警察署长弗洛里蒙·法鲁的一个下属，署长是我的熟人。民谣中说的好：在火车站，总能遇见希奇古怪的人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个警察在这里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快。突然我很后悔，没有到一家啤酒店去，消磨戛纳的火车到站之前的这一刻钟。但既然如此，我也是喜欢车站的。不管喜欢不喜欢，我也准备搭讪几句。唉！干上这行，身不由己。格雷古瓦也没有把他那两只眼装在口袋里，他也瞧见了。他向我点头致意，我们握了握手。

“还好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他沉重地苦笑一下：“去旅行？”

他指了指我几乎象个圣礼团的信徒一样紧捏在手里的
那张神圣的站台票。

“那么，又干起来了？又要蹭火车？”

他象大家一样，也知道，从前，我没少让巴黎-里昂-

地中海列车吃亏空。那时候，话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也朝他苦笑一下，但没有笑出来。对于这号人，什么都总得解释清楚，即便是他好象并没有想打听什么。我就对他说，我来接艾莲娜，我的女秘书。她到蓝色海岸去晒黑皮肤保持健美了。

他扬起一条眉毛：“出差？”

“度假。”

“她度假的时候早了点，嗯？”

我已经跟您说了：他们总要打听细节。

“对，我安排的。”

但我没有问他一句：“您呢？您在这个角落里，装模作样在干什么？”

我没有这么问他。第一，这事儿我管不着；第二，我这么问他，也许会让他不高兴。可是这个格雷古瓦，还不住嘴。他这几天兴致颇高。他对我说，他来接他的太太和侄女。

“您也许不知道，我有个兄弟住在马赛，小姑娘从来没有到过巴黎，我们接她来家住几个月。”

我心里想着别的事，只是彬彬有礼地赞赏他们亲戚之间关系这么亲密。格雷古瓦卷起一支烟，点着火。我不知道他抽的什么烟草，那气味可不好闻。一个火车头冒出一股煤烟味，在旁边的路上自由飘散，我闻着倒觉得满惬意。他那烟草味让我扫兴。为了减少不快，我也拿出了我的木板烟斗。

“从最后一次以来，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。”格雷古瓦又说。

这不是无谓的寒暄，也没有什么可笑的意图，这是他特有的表达方式，仿佛是一种秘密语言。

“我也没有去过。”我回答。

我们都没有明说，但谈的是马赛。显然，得明确这一点。

“真的，”格雷古瓦说，“那时，我们是在一起干呢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件事很蹊跷，嗯？”^①

“搞得我们不得安生，其实，简单不过。那时，我都没有时间去城里观光。”

“唉！”

“可我本来想去。听我兄弟和同事们说，那个城市还不错。”

“不错，是不错。”

“您熟悉？”

“不那么熟。”

他把烟从嘴唇上拿开，鄙夷地斜着眼瞧了一下，仿佛这会儿才发现，他抽的烟草让人恶心。他把烟蒂一扔，几乎就扔在我们后边一个人那油亮的皮鞋上。那人狠狠瞪了我们一

① 指的是内斯托·比尔马侦破的一桩奇案。书名《第五次行动》，获1948年侦探小说大奖。——原注

眼。格雷古瓦才不在乎，他说：“德国人把全部家当都丢了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赞同。他说的显然是马赛老港和渡桥。如果他说的是别的，那倒未必如此。自从德国打了败仗，德国人的肩膀足够宽，能把一切都扛走。他说的是马赛的老港，以后的话证实了这一点。他打听我是不是走过那座渡桥。我说走过。

他微微一笑。

“那么，终究还有一件东西，他们毁不掉，也拿不走，是不？”

我没有问那是什么东西，我觉得他希望我这方面先说出来。哼，他够大的了，能够自问自答。这不是，他又说了：“那就是太阳。”

“对。”

他又加重了语气：“地中海的太阳。”

说得更清楚些，那该是照耀着地中海海岸弗凯亚人修建的那座老城^①的太阳。这天的傍晚对我非常有教育意义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那地方大概经常很热吧？”

“相当热。”

“不象本地。你看看这天气！”

① 指的就是马赛。弗凯亚是古时希腊人所建的一个帝国，在地中海的沿岸设置了许多殖民点，马赛城就是弗凯亚人修建的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能说咱们有运气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反正，这个季节，天气就是这样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对您发誓，跟警察谈话，内容就是如此。不过，也用不着埋怨，有时候，也说点别的，但很少十分有趣，或十分危险……反正，这无所谓，并不只有我们两人。在我们周围，人们来来往往。有人来买报纸，有人只是来看看……或是来听听，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。他们听了我们的话，大概把我们看成两个大笨蛋。

格雷古瓦和我又交谈了几句，表现的智力跟以前半斤八两，接着就无话可说了，我也不去设法接上话头。

不久，人们忙乱起来，车站里活跃了，人数突然增多，值班的人忙着办事。火车就要进站了，艾莲娜、格雷古瓦太太和他的侄女要坐这班车回巴黎。人们觉得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的。广播喇叭咕噜咕噜，结结巴巴的，说出的话难以听清，只听见“喂，喂！”其余的全都模糊一片。可是，也得公平一点，有时还听清了：“……已经进站。”不过这是白说，因为这时候火车已经朝我们开过来了。

那个警察和我，朝干线出口走去。我们混在人群里，跟大家一样，都在等。格雷古瓦不再走出人群，这对我再合适不过。他的两手插在发绿的雨衣口袋里，一直朝夏朗东线路的方向冲去，那职业警官的眼光四处搜索，仿佛在这里值

班站岗，要在人群中间，把第一号人民公敌逮捕归案。我发现，他跟我的外表差不多一样——穿着雨衣，戴着呢帽——我们好象一母同胞的兄弟，这使我觉得很尴尬。在我的天性中，就差这个。艾莲娜一定会哈哈大笑，问我是不是到钟楼底下来值班。

广播喇叭又结结巴巴，呼噜呼噜地响起来，使我不再去考虑这些不快的事。我们周围的人一阵忙乱，去迎接到站的快车。这是一辆电气牵引的机车，始终缺少强有力的火车头那种特别的诗意。如果是老式的火车头，它会呼哧呼哧地响，喷着水汽，周围罩上一团雾。列车停住，旅客开始从车厢走下来。各色各样的人的类型从我们面前走过。

有的人从南方来，被太阳晒得红光满面；有的人肤色苍白暗淡；有的人提着手提箱，有的人没有箱子。女郎们有的端庄文雅，有的娇媚慧黠，那是白天或晚上在车厢或车站常见到的，神秘而又诱人的生灵，而以后就未必还能看见她们了。有些皮肤晒黑的姑娘是出入豪华旅店的人物，有些面容苍白，举止仿佛帮工的女佣。其中有的在巴黎能住一年半载，在七层楼上租个房间，每天下楼，在附近地区人行道上奔波。有的人满脸严肃，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，一旦找到，马上欢天喜地，不停地又说又笑。在这些年里，有的春风满面，有的容颜疲惫；有的胡子八叉，有的下巴溜光。有的一家子团团圆圆，有的夫妻二人成双成对，还有的形单影只，独自一人。他们在路上独来独往，下车时形影相吊。这些人从挤弯了铁链子的人群前走过，从那些又微笑又接吻的

人群前走过，他们腰板挺直，好象木头桩子，又倨矜又高傲，目不旁视，看着那不可知的地方。

好啦，这些景象，使人眼花缭乱，但并没有把艾莲娜送回来。而格雷古瓦那边，他和他的家人并不比我更幸运，这也许能给我一点安慰。

这时，已经没有人再从车上下来，工作人员开始砰砰啪啪地关上车门，站台上，最后一批旅客正在不慌不忙地朝出口走去。这里，没有一个人跟我的那个漂亮妞儿相似。

突然，格雷古瓦象舒了一口气似的，叫了一声，快步朝一位妇人走去，那妇人身旁还有一个十六岁的瘦高个儿姑娘。一家人热情地拥抱接吻，随后，格雷古瓦殷勤地把她们向我推过来，坚持要给我们介绍。

“喂，您说，”他突然发现了，“您的秘书呢？”

“用不着您问，我早就寻思半天了，老兄。”

“您不是说她去那儿了吗，啊？”

我苦笑一下：“什么也逃不过警察的眼。”

“她也许误了车了。”

“准是这样，我去打听一下下次列车什么时候到。”

我郑重道别之后，离开了那三个人，朝车站的另一角走去。这个格雷古瓦，好象抓住了我的把柄。再说，我很生艾莲娜的气。她这样失约，我真受不了。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名堂。

从一个窗口，我得到了一点消息。接着，我走出车站，

这是几条干线的发车点。我感到傻气十足，悲悲切切，孤孤凄凄，就象夜壶旁边的一个糟老头子。

在上层院子的一边，有三条汉子，正依着栏杆，看着底下的夏龙街，好象对一件什么事十分感兴趣。我也想去看。这个时候，任何一件事都能让我分分神，无论是飞过一只苍蝇，出租汽车司机跟他的同行吵嘴，还是巴黎街头别的日常事故。我也走到栏杆旁边去。

这是三个克鲁人^①，穿得倒不错，但怅然若失，又无所事事，他们这种人总是这样。他们看着在他们眼前伸向远处的磨坊路，人行道上千疮百孔，石子马路起伏不平。这是一帮病态的爱看热闹的人，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，也许是些闲汉，在盯着他们要找的娼妓。就在这条通道上，安寓过往客商的旅店那破旧的招牌底下，乱七八糟的野鸡来往如织。

磨坊路，布吕努瓦路，拉吉诺路，这是巴黎的唐人区。要知道，也许若干年以后，这些天朝大国的人物会被阿尔及利亚人挤掉。

我又待了一小会儿，旁边还有那几个闷闷不乐的黑人，一起端详那些明码标价的维纳斯。接着，我走到加特朗咖啡店的露天座头，要了杯开胃酒摆在面前，用漫不经心的眼光看着街景。雨也停了。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吃了点东西，为了平息那点怨气，我等待着黑夜和另一班列车到站，

① 非洲西部，象牙海岸及利比亚一带的人种。

就是人家告诉我的那班车。但是，在一车旅客中，仍旧没有艾莲娜。我的教训：千万不要派她们独自去蓝色海岸。

2 过山车上险遭暗算

我到所有孤独者排遣情怀的地方去排遣我的孤独：游乐场。

知道艾莲娜这天不会回来了，我就到加特朗咖啡店的露天座头去喝一杯开胃酒。接着，我把我那辆车从阿贝尔街开出来，开始毫无目的地瞎转。不过，总是朝着巴黎的市中心。我不想睡觉，也不想不睡觉。我说不清到底想干什么或是不想干什么。我这样百无聊赖……到几时为止呢？即使是这个，我也说不清。在横道边等绿灯的时候，瞥见一家啤酒店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海

报：“千年宝座游乐场”。我调转车头，朝那里驶去。

人家是想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在民族广场入口处，搭起的布景，还发着新创的松木、锯末、新鲜油漆的气味，它算是一座中世纪城市的大门，有着青灰色的厚实城墙。我从凯旋门似的拱门洞底下穿过去，门上纵横交错地挂着几串五颜六色的电灯泡。一架留声机，藏在雉堞后面，一直一声不响，我一到，却哇啦哇啦放起了《葡萄牙的洗衣女》。我的右耳朵灌进的声音比用铁锹搂进的还要多，同时，左耳朵满满地灌了一曲《巴黎一浪子》。想当年那自动钢琴的声响，风情场所的“浅斟低唱”到哪里去了？除此之外，驯马师急勒马时，各种器械发出巨响，震得土地直抖。迎面扑来一股杂七杂八的刺鼻味道，真可以和便衣警察格雷古瓦那烟屁股相比。这股气味从加尔旺商号飘散出来，一种机油味、炸土豆、油糕和蛋白松糕的味，尘土以及女佣人和他们那自命不凡的骑士们擦用的廉价香水味。天气还不太热，还不能让人发出汗臭，真遗憾。

我走到人群里。

摔跤的、打枪的、单排座轿式马车、摸彩的。来玩一局吧！轮子转了，15点，15点赢了5公斤白糖，看相，看手纹，占星象预言您的桃花运，跷跷板，双头矮人，万能人，巨型少年，二十岁，二百公斤，腰围两公尺。艾玛和她的几条蛇，夏娃和她的女儿们。只限成人，儿童不宜。杜布兰特博物馆，医学奇观。什么地方压碎了吉贝尔·贝罗的两只脚，他叫的

声音比平时惨。摔跤、摔跤、摔跤。右边，是和蔼可亲的卡尔麦特，各种项目的冠军；左面，吉德·巴底尼奥，澳大利亚的光荣，正象他的名字表示的。希腊罗马式，自由式摔跤，散打，巷战。什么都能砸碎的铁砧，要砸什么就砸什么。向前台的运动员发出挑战，向拿手鼓的女人挑战！摔跤，摔跤，摔跤！手套已经扔出来了，要找个没有显过身手的人，吉德·巴底尼奥与某先生对擂……职业摔跤手，当了十年霸主。请到这儿来，先生们，太太们。空前绝后的大比武。体育表演，体育表演，体育表演！喂，喂，喂，节目还没有完。动物狂叫，人在吼，吹起芦笛，笑声，哭声，爸爸的胡子，标致的里昂妞儿，给猪行洗礼，卡宾枪和手枪砰砰叭叭射击。试一试您机灵不机灵，看看您有没有运气。喷泉上的鸡蛋，滑稽鸡蛋在跳舞。俄罗斯舞蹈家塞尔吉·里发尔去打仗，石膏烟斗往下滚。布头画的100法郎和5法郎钞票，敲铙打钹，罐头盒子堆的金字塔一下崩塌。轮子转了，轮盘转了。迷宫，水晶宫，死亡之环，劈里啪啦响的摩托车，魔幻列车。怒目而视的骷髅，虫子蛀烂的老太婆拿着麦克风说个滔滔不绝。这节目是给曾经沧海的成人看的，给那些追求女性的老手和艺术和自然的崇拜者，总而言之，给那些珍重青春年华的人看的。100法郎，只要100法郎，不再多要。科拉丽小姐与她的几位姐妹在此献艺。留声机又压倒了别的声音。科拉丽小姐走上前台，扭来扭去，却与音乐不合拍。从紧裹着身子的长裙侧缝，呈露出一整条大腿，引起一阵喝彩。科拉丽小姐和她的姐妹，天生丽质，无与伦比，使您欢欣愉快，赏心悦